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海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海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99463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99464

出版时间：2011-7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(法) 儒勒·米什莱

页数：272

字数：273000

译者：李玉民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海洋就是一种声音。
它对遥远的星辰讲话，以它庄严的语言回应星辰的运行。
它同大地和海岸的回声交谈，时而威胁，时而哀怨，时而咆哮，时而悲叹。
海洋尤其同人对话。
它是丰产的大熔炉，生物从中产生，并且旺盛地繁衍。
海洋本身就是活生生雄辩的证明：这正是生命对生命的对话。
生物，数以百万、亿万计，从海洋中诞生。

米什莱赋予大海一种朦胧的动物性、一种有意识的母性。
他讲述这些事物，用他独特的语言，每句话都打开一个深渊。

全书分四卷：第一卷“海洋一瞥”，写从岸边观海及海中的波涛风暴；
第二卷“海的创世”，写海洋的各种主要动物，从低级动物（如植虫类、石珊瑚、水母等）开始，渐次上升到软体动物，甲壳动物，然后是鱼类，直至哺乳动物，如鲸、海豹；
第三卷“征服海洋”，写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，三大洋的发现，欧洲探险家对北冰洋的探索，潮汐与风暴规律的发现，海中生物的破坏；
第四卷“借海复兴”，提出人类合理利用海洋资源的建议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儒勒·米什莱（Jules Michelet，1798—1874）
法国“最早的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”。
米什莱出身清贫，对劳苦大众怀有深厚同情，他的历史作品强调人本身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反对宿命、争取自由的斗争精神。
曾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和历史讲师、法国国家档案馆历史部主任、法兰西学院历史和伦理讲座教授从事历史研究，著有《法国史》（19卷）、《法国大革命史》（7卷）等数十种经典历史研究著作，被誉为“法国史学之父”。

米什莱的散文，歌颂大自然与人类，充满馥郁的人文气息。
其中《鸟》《虫》《海》《山》四本博物学散文集，被合称为“大自然的诗”，笔意优美隽永，盈满抒情诗人无限高远的浪漫情怀，又兼具历史思辨的磅礴气势，洋溢着自信的时代精神。

译者简介
李玉民
首都师范大学教授，法国文学翻译家，译著有《巴黎圣母院》《悲惨世界》《幽谷百合》《三个火枪手》《基督山伯爵》《一生》《漂亮朋友》《羊脂球》《缪塞戏剧选》《加缪全集?戏剧卷》《艾吕雅诗选》《烧酒与爱情》《人间食粮》等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书籍目录

第一卷 海洋一瞥
一 岸边观海
二 沙滩、石滩和悬崖
三 沙滩、石滩和悬崖（续篇）
四 水圈、火圈——河流与大海
五 海洋的脉搏
六 风暴
七 1859年10月的风暴
八 灯塔
第二卷 海的创世
一 繁殖力
二 奶之海
三 粒子
四 血之花
五 世界的创建者
六 海的女儿
七 海胆
八 贝、螺、珍珠
九 海盗（章鱼等）
十 甲壳类动物——战争与阴谋
十一 鱼
十二 鲸
十三 美人鱼
第三卷 征服大海
一 渔叉
二 发现三大洋
三 风暴的法则
四 极地海洋
五 海洋种族的战争
六 海洋法
第四卷 借海复兴
一 海水浴起源
二 选择海岸
三 住宅
四 初次呼吸海
五 海水浴——再生美
六 心灵和博爱的再生
七 万国的新生活
注释

章节摘录

岸边观海　　荷兰有一个勇敢的海员，一生都在海上度过，他坚定而冷静地观察，坦言大海给人第一印象便是恐惧。
对于生活在陆地上的任何生物，水是一种窒息的、不能呼吸的元素。
这是一道天堑，将两个世界截然分开，永远也不可逾越。
人们称之为海的这泱泱大水，深不可测，显得那么陌生而神秘，如果说它在人的想像中总展示可怖景象，那是不足为奇的。
　　在东方人眼中，海只是苦涩的渊薮，深渊的黑夜。
从印度到爱尔兰，在各种古代语言中，“海”这个词的同义词或近义词，便是“荒漠”和“黑夜”。
　　每天暮晚，目睹太阳，人世的欢乐和一切生命之父，沉没在万顷波涛中，心上便油然而生无限的惆怅。
这是尘世，尤其是西方每日的悲哀。
这种落日的景象，虽然天天可见，但是总要对我们产生同样巨大的威慑，同样黯然神伤的效果。
　　假如潜入海中，到达一定深度，很快就不见光亮了，周围一片朦胧，永远保持一种色调，阴森可怖的暗红色。
再潜下去，连这种色调也消失殆尽，完全进入黑夜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只会偶尔闪现可怕的磷光。
茫无涯际，深邃莫测，海域覆盖了地球的大部分，似乎是个幽冥世界。
正是这种景象，令原始初民震惊和畏怯。
那时人们推测，没有光的地方，生命就会终止，而除了表层，下面是整个无法探测的深渊，海底（假如深渊有底的话）就是一片空寂的黑暗；只有枯骨与残骸，埋在荒沙和石子中；贪吝的海水只取不予，将多少海难丧失的大量财富，仔细深藏在这座宝库里。
　　海水再怎么明净，也丝毫不能让人放心。
那绝非是善意迎人的幽泉仙府。
这里的海水浑浊而滞重，浪涛猛烈地拍击着岩岸。
谁敢冒险到水中，就会强烈地感到被高高地托起来。
不错，海水能助游泳者一臂之力，但也同样控制着他：他就感到自己是个弱小的孩子，由一只强有力的巨手摇荡，也可能被它击得粉身碎骨。
　　小舟一旦解了缆绳，天晓得一阵狂风，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，会把它冲向何方？
我们北方的渔夫也正是遭遇这种情况，才不由自主地发现美洲极地，带回来凄凉的格陵兰的凶险。
　　每个民族都有关于大海的传说和故事。
荷马史诗、《一千零一夜》，都给我们记载了大量的骇人听闻的传说，充满暗礁和风暴，就是静止的海面也同样致命，能把人困在海上渴死，还有吃人的水怪、妖魔、怪兽、海妖和巨蟒，等等。
从前航海最勇敢的人，腓尼基人、迦太基人以及要征服全世界的阿拉伯人，受到关于黄金和赫斯珀里得斯传说的吸引，驶过地中海，向汪洋大海进发，但是不久就停止了。
他们还未到赤道，前面就横着一条永远堆积乌云的黑线，便畏葸不前了，停下来叹道：“那是魔鬼之海啊！
”于是，他们掉转船头返航了。
　　“侵犯这一圣地，就是亵渎神灵。
谁敢冒大不韪，一意孤行，必将大祸临头！
他们在最后的岛屿上看见一个巨人，那个凶神恶煞断喝一声：‘不准再往前走了。
’”　　古代人这种带几分稚气的恐惧，跟一个来自内陆的见习水手突然望见大海时常有的那种惊慌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可以说任何人猛然见到大海，都会有这种反应。
动物也显然会惊恐不安。
即使退潮的时候，海水十分舒缓而平和，懒洋洋地在岸边拖曳，马见了也还是不安心，浑身颤抖，往

往不肯涉过软绵绵的水流。
狗见了则会后退并狂吠，以它的方式叫骂它害怕的浪花。
狗觉得是充满敌意的可疑事物，就绝不肯和睦相处。
一位旅行家对我们讲起，堪察加半岛的狗虽然见惯了海景，但每次见到都照样惊恐，狂吠个不停。
在漫长的黑夜，它们往往成群结队，数以千计，对着狂涛怒浪咆哮，疯狂地冲击北冰洋。
　　西北部的忧郁的河流，南方的广阔的沙滩，布列塔尼的荒野，都是海洋的前庭，天然的津梁，引导人作好思想准备去感受大洋。
任何人经过这些渠道去海边，看到宣告海洋的这些过渡地带，都不免十分惊诧。
沿着这些河流两岸，一望无际，惟见灯芯草、柳树以及各种植物，而且随着河流汇入的海水渐多，逐渐变咸，植物也都变成海生品种了。
走在通往海边的荒原，先就望见一片低矮的荒草、蕨类和欧石楠的海洋。
离海还有一两法里，就能注意到那些树木瘦小、细弱，一株株满含怨愤，以它们的方式和姿态，我是说以它们怪异的姿势，宣告大暴君已近在咫尺，能感到它那气息的威慑。
那些树木如果不是连着根，显然都要逃走，它们背对着仇敌，眺望着大地，那副披头散发的样子，似乎就要离开，就要四散逃走了。
它们弯曲下去，一直弯到地面，被固定在那里而难以动弹，在狂风中只好七扭八歪。
还有些近海地带，树木很矮，枝丫横向无限伸展。
海滩上，贝壳已经风化，随风扬起粉尘，而树木则受细沙粉尘袭扰，被埋没了。
树身的毛吸孔全闭合，缺乏空气，便窒息而死，但是依然保持原来的姿态，立在那里成为石树，树精，凄惨的身影不能消失，被囚禁在死亡中了。
　　早在望见大海之前，就能听见浪涛轰鸣，猜得出那是多么可怕的人物。
起初听来，是远远的喧声，低沉而一致。
继而，所有声响都逐渐退让，被那喧声盖过了。
不久又会注意到，那是同一个音符庄严地交替，毫无变化地回旋，越来越剧烈，越来越震撼。
它不如给我们计时的钟摆的声音那么均匀！
然而这里的钟摆，却没有那种机械的单调乏味。
这里能让人感到，让人以为感到生命的律动。
确实，涨潮的时候，后浪冲上前浪，无边无际，电闪雷鸣，狂涛怒浪席卷而来的贝类和千百种不同的生物，也都发出各种声响，掺进大潮的轰鸣中。
而退潮的时候，一种细碎的声响又能让人明白，海水连同沙子，又将忠实的水族收回自己的怀抱。
　　大海之声，还有别种！
它略微一冲动，幽怨和深沉的叹息，就同萧疏海岸的死寂形成鲜明的反差。
海岸仿佛凝神，在倾听昨天还以柔波细浪相爱抚的海，今天发出的威胁。
过一会儿，海要对岸讲什么呢？
我不想推测。
我在此处无意谈论海也许要举行的可怕的音乐会，有海浪与岩岸的二重唱，浪涛冲击洞穴发出的低音弦和闷雷声；也无意谈论人们以为听到的令人心惊的呼叫：救命啊！
……不，还是等到海严肃起来的日子吧，它那时雄健而不凶残。
　　儿童和无知的人面对这个斯芬克司，如果说总那么既赞叹又惊愕，恐惧多于快乐，那也不必大惊小怪。
就是对我们来说，大海在许多方面，还是一个巨大的谜。
　　实际上，海域究竟有多大呢？
我们顶多知道，海洋比陆地的面积大。
地球的表面，大部分是水，小部分才是陆地。
不过海陆相对的比例：很可能水域占五分之四，也有人说占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。
这事很难确定。
陆地在增加，又在减少，始终处于变动状态，某一部分下降，另一部分又上升。

一些极地被航海者发现并记录下来，下一次航行却不见了。
有的地区岛屿不计其数，巨大的石珊瑚礁、珊瑚礁不断形成，升起来，打乱了地理。
　　海洋的深度比面积更难以确知。
仅作过初步探测的海洋，还为数不多，得出的数据也不大准确。
　　我们在不可控驭的大海表面大胆作的那些小小尝试，在未知深度的海域里采取的大胆行为，都无损于大海所保持的应有的骄傲，连触动点皮毛都谈不上。
其实大海始终那么封闭，那么不可思议。
我们推测出来，也已经略微知道一点儿，一个神奇的生命世界，在海中生生不息，在战争与爱，进行各种各样的繁衍。
然而，我们刚一进入这种异域，就急急忙忙出来。
如果说我们需要海，而海却不需要我们。
海洋完全可以不要人类。
大自然好像不大在乎这样一类见证。
惟有上帝寓居其中。
　　我们所说流动的、无常的、变幻莫测的这种元素，其实并不变化，完全体现其规律性。
不断变化的倒是人。
人体（据贝采利乌斯称，五分之四由水构成）明天就会蒸发。
人这种瞬间过客，面对大自然永恒的巨大威力，有太多充分的理由浮想联翩。
人要生活在永生的灵魂中，不管这种愿望多么正当，天天目睹死亡，目睹时刻摧折生命的骤变，还是难免黯然神伤。
看样子大海战胜了死亡。
我们每次靠近海，都仿佛听见它从永恒不变的深底说道：“明天你就过去了，而我永远不会。
你的尸骨将埋在土中，日久年深便化解消失了，而我仍然雄伟壮丽，不问沧桑，还将是继续均衡的伟大生命，也正是这种伟大生命，时时让我同遥远世界的生命保持和谐。
”　　这种反差十分强烈地显示出来，对我们似乎有点嘲笑意味，尤其在汹涌澎湃的海岸，浪涛从悬崖夺下石块，再掷向岩壁，每天带走两次，伴随着脚镣铁球拖曳的瘆人声响。
凡是年轻人看到这种景象，无不联想起战争的场面，将之想像成一场战斗，头一个反应就是惊慌。
接着观察到，惊涛骇浪也有停止的界限，少年于是放下心来，由惧怕转而仇视，认为这个野蛮的家伙在同他过不去，随即也向咆哮的强敌投掷石块。
　　我于1831年7月，在勒阿弗尔观察到这场决斗。
我带去一个女孩观海，女孩义愤填膺，觉得有勇气对付浪涛的挑战，便以牙还牙，与之开战。
力量悬殊的搏斗，令人发笑：一方是娇弱孩子的小手，另一方则是根本不在乎对手的可怕力量。
然而，笑不了多久，就会想到，面对着将我们攫走的那不倦的永恒，可爱的孩子，她的生命多么短促，又多么弱小无力。
——这就是我观海的第一瞥，这就是我的遐想，因太过准确的朕兆而黯然。
向我启示朕兆的是这场搏斗的两方，我又看见大海，却见不到那孩子。
　　……

编辑推荐

“法国史学之父”米什莱的博物散文小品，笔意优美隽永，盈满抒情诗人无限高远的浪漫情怀，又兼具历史思辨的磅礴气势，洋溢着自信的时代精神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